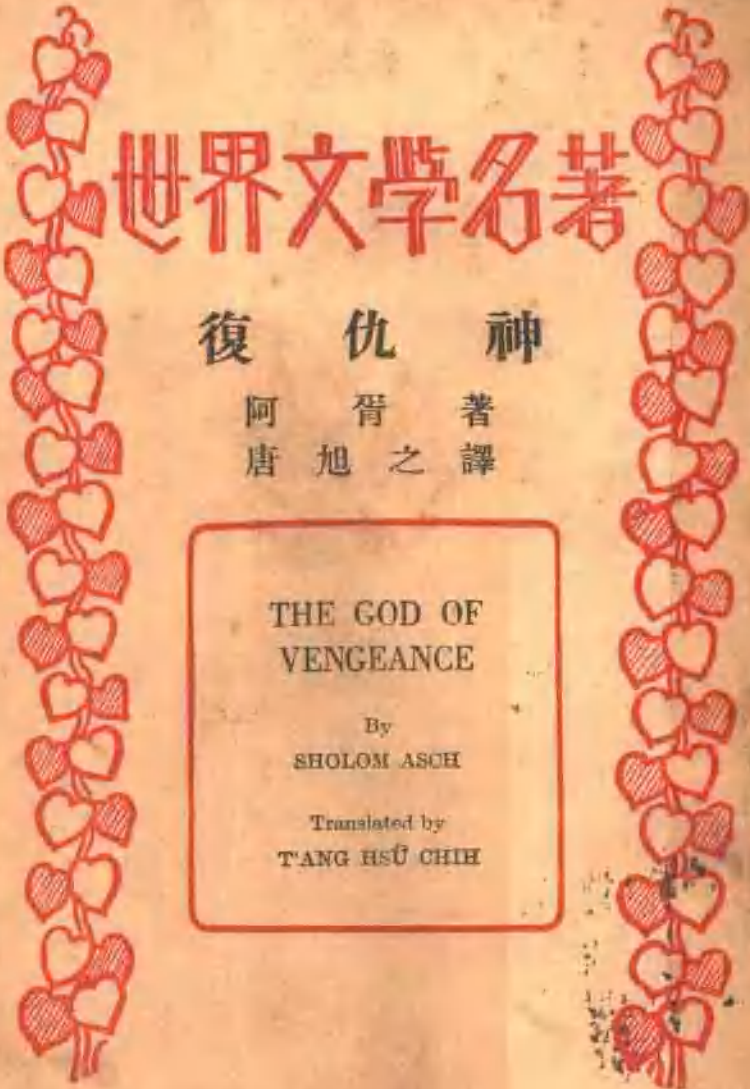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

復 仇 神

阿 胥 著
唐 旭 之 譯

THE GOD OF
VENGEANCE

By
SHOLOM ASCH

Translated by
TANG HSŪ CHIH

A
8
1
2

序

亞伯拉罕·卡漢

猶太文學在俄國的出生和猶太民族從俄國到美國的大遷移之開始，是同一原因底兩大事件。那無非是反塞姆族的十字軍，逼迫了以色列底後裔走往海外去找尋安全之鄉，並在他們底心中激起了種族自尊的新意識和對於本土語言的非常興趣。

在一八八一年反猶太人的暴動之前，那些受過教育的猶太人輒把他們底土語看作不值識者一顧的粗鄙東西。猶太語，尤其是寫下來的形式，只有不學無術的人纔用。受過近代教育的人所講及所寫的都是俄文。『塔爾穆派』（註）的智識階級，無論通訊或撰論文詩歌小說，概用希伯來文。有寫信給母親的，卻用猶太土語，因為當時一般做母親的不懂得別種語文。至若其餘的人，則從未重視過猶太底大衆語，說要用『一種不成文法的村言俚語』來創作文學，只要偶然想起來都是極可笑的。

用猶太土語寫民間故事和詩歌，本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前早就有了的事，但是，除了某幾種例外的情形，這些都是特別爲了最無學識的民衆而打算的，並且被輕蔑地稱作「丫頭文學。」（至於土語寫的詩歌，則幾乎全然限於結婚典禮之用。）上面所說的幾種例外情形，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餘年之間，那時候有阿伯拉穆維支（G. J. Abramovitch）向着更純正的文學這方面之輝煌的努力。然而即阿伯拉穆維支所撰的故事也還未被當作春天到臨以前的先鋒之燕。它們僅博得一種含有好玩意味的讚許。真的，要閱讀它們非有一種特殊的獨立精神不可，而且它們博得愛護的讚許之後，很久還沒有繼起者出現哩。及至正式的不平等待遇和屠殺把猶太智識分子底「民族覺醒」鞭策起來的時候，一切便大不相同了。無數開明的男女這時纔突然地覺悟，原來他們在孩提時代所用的語言並非一種粗鄙之物，卻是一種真正的語言，——不但是一種笨拙詞句底雜拌兒，並且還富有被忽略過去的美質。且具有一種充滿藝術性的樸素的生氣，使得他們應用猶太土語「如異教徒們（譯者案：此指非猶太人而言）應用他們底土語一般」的興奮劑。

到來了。阿伯拉穆維支榮膺了『猶太士語文學之父』這個稱號，而且有了好些新興的作家跟着他底榜樣前進，其中有不少是天才卓絕的人物。

那運動和現今愛爾蘭底文藝復興運動有非常相似之處。

不久，一些極可歎異的效果便出現了，新興文學諸作家中有拉賓諾維支（Rabinovitch，即 Sholom Aleikhem）和潘萊士（Perez）這般人底名字，他們底小說都是流行極廣的。

阿胥（Sholom Asch）屬於猶太士語諸作家底晚輩，而現在，因阿伯拉穆維支，拉賓諾維支，潘萊士已經去世，他們都在近兩年內相繼而逝，他乃成了流行最廣的士語小說家。

他底小說和劇本流動着一種富於詩趣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也許詩的傾向比現實的傾向更要強些，然而總有戲劇的力量和美麗在顫動着。阿胥對於色彩和旋律的嗜癖，無論在其華麗奪目的風格中或在此風格所引起的栩栩如生的印象中，皆自然而地顯露了

出來。『丫頭村話』在他底手中變成了音樂。

他最有力的劇本『復仇神』(The God of Vengeance)是他諸種形式的傑構中的一部。深深地感印着而且瀰滿着人類的同情，這劇本達到了一個力量膨脹而且飽含着偉大的精神美的自然的頂點(Natural climax)。

主題雖然完全是嶄新的，獨創的，卻也反映着作者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度底藝術傳統。以他為卓越的代表，這少年文學底成長，必須托庇於更古老更豐富的斯拉夫俄國和波蘭底文學財寶底勢力，自是當然之事。如果法蘭西，德意志，挪威，意大利諸國底小說傾倒在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拖夫斯基，柴霍甫，高爾基諸人底威權之下是自然之事，那末，一部產生於俄國土地上的非俄國的作品，要在同一源泉中或直接或間接地尋求嚮導，當然是更不足異的了。

人類的同情(Human Sympathy)是其口號。憐憫下流人物，關切下流人物——這俄羅斯藝術底精髓——自發端以來，便變成新興猶太藝術底根本原則了。一個人決不

會殘暴得竟無一點兒地方值得藝術家底同情的注意（雖則此注意是嚴正而毫無偏倚的）——這便是猶太士語文學底基本法則。

葉克·查夫確維支，『復仇神』劇中的主要人物，本身是一個下賤的人，然而在猶太正教底世界中一個爲父者所知的那種最高尙的志向激動了他。在充滿着葉克之魂的污泥之內，嵌有一粒閃耀着美麗的光芒的寶石。但是他所用以保存他女兒精神上的光輝的那種進款，包含着使他女兒可恥地墮落並使他自已一敗塗地的病菌。

葉克底卑污可恥的營謀，和他底父性的理想，這二者之間的衝突，以及此衝突所必然產生的悲慘的結局，構成了著稱於近代戲劇的最強烈而且最動人的場面之一。

一九一八年，四月，紐約城。

（註）『塔爾穆德』（Talmud）是巴力斯坦學院（二〇〇年至三七五年）和巴比倫學院（二〇〇年至五〇〇年）所註解的猶太法典及古事之總稱；信仰此種註解的即名『塔爾穆德派』。

劇中人物

葉克·查夫確維支 (Yekel Tshafichovitch) 通常被稱作「大叔」一個妓院老闆。

沙拉 (Sarah) 葉克底妻；原先是一個妓女。

麗夫克兒 (Rifkele) 他們底女兒；一個大約十七歲的少女。

興德 (Hindel) 妓院中第一姑娘；約有三十餘歲，但是看起來更要老些。

曼克 (Manke) 第二姑娘；年齡頗輕。

萊則兒 (Reizel) 第三姑娘。

巴霞 (Basha) 一個鄉下少女，入院未久。

希洛姆 (Shloyme) 一個龜奴；二十六歲的漂亮漢子，和興德有婚約。

艾利師父 (Eeb Ali) 媒人；「大叔」底鄰居。

揚克甫師父 (Rab Yankee) 一個虔敬的文士。(註)

一個生客：在撮合中的麗夫克兒丈夫底父親。

一個貧婦：一隻眼睛已瞎。

一些貧窮的男女鄰居。

時候：現代。

地點：俄國某省一大城市。

(註)文士 (scribe) 是猶太教堂中一種職務底名字，譯作「書記」似乎更明白些，茲作「文士」係從官話本「新約全書」。

第一幕

場面：「大叔」底私宅，一幢舊木屋底底層。下面是地下室，即妓院。一段蹣跚動搖的木梯自外邊通至內宅。內宅是一間寬敞的房子，天花板頗低，木梯咯吱作響，即是有來訪的標記。傢具是新置的，概作價值低廉的華沙式樣，與這舊式的房子顯得極不調和。壁上懸着刺繡在帆布上的圖畫，畫題概取自「聖經」，如「智慧樹畔的亞當和夏娃」之類。一望而知是一個少女底成績。後方有門通至室外。右方一門通往麗夫克兒底房間。此門底每一邊各有一牀，均靠壁，牀上被褥堆疊甚高。左方是兩個懸着窗幃的矮窗，都裝有可自室內關閉的窗板。窗前擺着幾鉢花，兩窗之間有一架食櫥，有一窗子底旁邊擺着一隻寫字檯。

室內現出打掃未畢的狀態……顯然在準備着接待客人……各處擺着臨時置備的桌檯，上面堆積着用籃子裝着的麵包，糕餅，水果等物。

初春的一個下午。

開幕時，場上現出沙拉和麗夫克兒。沙拉是一個身材細長而逗人愛悅的婦人。面容雖已變粗了，但昔年美麗底痕跡猶在，就是在如今也還有一種自矜的氣派。她戴着假髮，但假髮內時有一縷觸目的真髮露了出來。衣服極端正，恰合一個母親底身分，可是許多珠寶底庸俗的炫耀卻把這種效果破壞了。此外，她底舉動也表示着她還未能完全擺脫昔年環境底影響。麗夫克兒是一個迷人的少女，打扮整潔而且樸素；穿着短衣，肩上垂着兩支長的髮辮。她正忙着修飾房間。

麗夫克兒（用針在帷上扣着紙花。）——看！正要這個樣子，親愛的媽媽。現在要裝飾鏡子了。看呀，親愛的媽媽。這不好看嗎？

沙拉（忙着整理桌子。）——快一點，親愛的女兒，快一點。爸爸已經去邀請客人們帶「聖典」（註一）來家了。

麗夫克兒——那多麼有趣呀！我們將有一屋子的客人……又要奏樂，又要唱歌……是不

是呢，親愛的媽媽！

沙拉——是的，我底小寶貝。這是一樁神聖的事情，——在上帝底眼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功德。……定寫一卷「聖典」不是個個人做得到的。必須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特別的人纔夠得上哩。

麗夫克兒——也會有女孩子們來嗎？還有跳舞嗎？真的，親愛的媽媽？（突然地）媽！我要買一件背心。還要一雙白色的拖鞋。（伸出她底鞋子。）你總不能穿着鞋子跳舞吧，你能嗎？沙拉——等你在吉利的日子訂了婚，那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到了逾越節（註二）我便替你製一件長袍，並且給你買拖鞋。女孩子們會來的，都是些年輕貌美的有身分的小姐。你可以和她們親熱。

麗夫克兒（倔強地）——你老是把事情推到逾越節去。我已是一個長成的女孩啦。（望着鏡子。）看吧，我是一個大女孩子。（炫示她底頭髮。）你來看看，我底辮子是多麼長。呀，曼克告訴我說……（突然截住。）喔，親愛的媽媽，曼克也會來參加的嗎？

沙拉——不能的。我底寶貝。只有體面的有身分的小姐們纔可以來。因為你是一個有身分的孩子，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

麗夫克兒——親愛的媽媽，為什麼不能呢？曼克爲我畫了一面大衛底盾牌，做『聖典』封套底裝飾……我正準備用絲線把它繡起來，——一個綠葉的冠和一個花環。你會看見它是多麼美麗的。（指着壁上的畫。）比這還要美麗一百倍……

沙拉（非常擔心的樣子）——唉呀！不可向你爸爸說啊。他聽到了會發脾氣罵人的。

麗夫克兒——爲什麼呢，親愛的媽媽？這是爲的使『聖典』好看一些呀。

沙拉——這會使你爸爸發狂的！（履聲作。）不要響，麗兒，父親回來了。

集克（還在門外）——什麼？他們想我跪下來向他們懇求嗎？別想昏了頭！（入場。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身體高大而且結實；淺黑的面龐，蓋着黯黑的頭髮；黑鬚鬚剪成圓形。說話時聲音粗大，一面做着粗暴的姿勢，若是向着某人說話，他就抓住那人底衣襟。可是他底周身上下仍表現着一種坦白的誠懇。）他們不肯來嗎？不來就不來吧……我已

邀請了一些窮人……用不着擔心……我們底糕餅不怕沒有人吃的。（看見麗夫克兒，便坐了下來。）這兒來，我底小麗兒，到爸爸這兒來。

沙拉（生了氣，但是勉強隱藏着她底情感，繼續整理着桌子。）——他們以為到你這兒來便失掉他們底身分了嗎？要借錢……或是要領一筆慈善捐款的時候……他們便高興和你來往了……你是污穢的，但是你底金錢卻很清潔。

葉克——她已害怕起來了。又擔起心來了，是不是？不要害怕，決不會傷害你的。……（喚麗夫克兒。）喂，喂，到爸爸這兒來，好不好？

麗夫克兒（勉強走近她底父親，帶着恐懼。）——親愛的爸爸要什麼？

葉克——不要怕，麗兒，我不會傷害你的。（握住她底手。）你喜歡你底父親，不是嗎？

麗夫克兒（點頭示意。）

葉克——那你為什麼怕他呢？

麗夫克兒——我不知道。

葉克——不要怕爸爸。他是非常疼愛你的。今天我要接一卷『聖典』來家。這花掉我許多的錢哩。都是爲了你，我底孩子，都是爲了你啊。（麗夫克兒不做聲。稍停。）靠着上帝底保佑，當你訂了婚的時候，我要爲你底情人買一隻金錶，一掛錶鏈——半磅重的錶鏈……爸爸是非常疼愛你的。（麗夫克兒不做聲。含羞俯首。稍停。）不要害羞。訂婚是沒有什麼不對的。這是遵照着上帝底意志。（稍停。）那不算什麼。個個人都要訂婚和結婚的。（麗夫克兒不做聲。稍停。）好吧，就是這樣。你愛不愛爸爸？

麗夫克兒（點着頭，柔和地說。）——愛。

葉克——那就很好。你要我給你買些什麼呢？告訴我，麗兒。（她不回啓。）快告訴我呢。不要害怕。爸爸很愛你。告訴我吧，像一個溫良的小姑娘一樣。我要給你買些什麼呢！（麗夫克兒不做聲。）

沙拉（忙着整理桌子，一面向麗夫克兒說。）——噢，爸爸問你，你爲什麼不回答呢？
麗夫克兒——我不知道……

沙拉（向葉克說）——她要一件絲織的背心，一雙白色的拖鞋。

葉克——就是這點嗎？一件絲織的背心，一雙白色的拖鞋，是嗎？

麗夫克兒（點頭示意）

葉克——這當然要給你買的。（從衣袋中掣出一個金幣交給麗夫克兒；衣袋中金錢作響。）把這交給媽媽，讓她替你買吧。（麗夫克兒把錢接過去交給她底媽媽。外邊梯子上有葉克所邀諸窮人底喧聲。葉克向沙拉說）何如你說（一面把門啓開）你不會有客人的。（呼喚）好極了。請進來。請進來。（走進一羣窮人，男女都有，起初是一個一個地進來，探頭探腦，有點畏怯；隨後膽子大了一點，便三三兩兩地進來了。大家向葉克問安，有幾個卻帶着譏諷的態度。）

衆窮人——祝你平安，主東先生！（向着沙拉）祝你平安，主東太太。

沙拉（繫一件帷裙，把糕餅等物放在裙內，分散給客人們。）

窮人某男——祝你長壽，主東太太，祝你喜慶大事永無窮盡。

窮人某婦——祝「聖典」帶來好運，福佑你們全家。

葉克（把白麵包片散給窮人們，向沙拉說。）——給他們每人一磅餅乾，並且給他們每人

一瓶白蘭地帶回家去。讓他們知道我今天是做喜事……不要緊，我擔承得起的。

盲婦（向她貧窮的鄰人們稱讚葉克和沙拉。）——這纔真是慷慨的人家啊，我願我也能

得到這種福氣。從來沒有人空着手離開這個地方的。這兒總是預備着一盤湯給病人喝，

一件襯衫給窮人穿。還有更慷慨的嗎？你想你能從驕傲的財主們那兒得到一點兒東西

嗎？（沙拉向盲婦底帷裙內放入更豐盛一點的食品，裝出未嘗聽到她底話的神氣。老盲

婦提起她底帷裙，繼續說話。）只要這兒有了喜慶的事情……不論你是誰……不論你

是何等地貧賤……

其他的窮人們（在他們自己底一夥裏面。）——正是的呀。願我們也有這種福氣……願

這種福氣是我們底！

葉克（掏出一把零錢，擲入麗夫克兒底帷裙內。）——把這些分散給窮人們。（麗夫克兒

分散錢幣。)

盲婦(感奮起來,指着麗夫克兒說。)—全城裏還有一個比這更體面的小姐嗎!……

面向其他的婦人們。——老實說,拉比們(註三)也沒有這樣好的兒女!把聲音抑得更低,但仍足以使葉克和沙拉聽到。只有上帝纔曉得,一個這麼純潔的孩子怎麼會到他們這兒來的。……試想一想吧,在這麼一個地方帶養大的哪,——上帝饒恕我提起了這種事情。(提高聲音。)他們將她愛護得像什麼似的。……連她走路時的每一步他們都要量一下。望着她真是令人歡喜。(走向葉克)不用擔心。這是人人知道的。(指着麗夫克兒)要是我有一位拉比做我底兒子,我一定要選她做媳婦。

其他的婦人們(在她們自己底一夥裏面。)—正是人人知道的。全城都在說着這個啦。葉克——等到最吉利的日子,我給她完婚的時候,你們看吧。你們每一位要得到一隻全鵝,一尾剛纔出水的梭子魚,和許多的金錢,我要是說謊,我就不是葉克·查夫確維支!

盲婦——我敢說,她就像是在一個會堂(註四)裏教養大的,——上帝饒恕我在這樣的地